

风物 深度 电影

## 专访岑珈其：有好剧本人人开心，但假如剧本不好呢？

电影，剧集，综艺，试当真网片，岑珈其深信自己会将他把握到的机会做到最好。



岑珈其。摄：林振东/端传媒

岑珈其穿着西装外套，单挎一个深色背囊，从侧边小心地迈过了伸缩隔离带走进采访现场，一边轻轻地打了几个招呼。

尽管他换了不同的装扮，你还是可以将这个人与银幕上的诸多角色联系起来，他们有相通的特质，是我们生活中的任何人。他不是那种贩卖个性特质的艺人，不贩卖“潮”，不贩卖“青春”——他说自己已经31岁不再年轻了，也不贩卖“演技派”这个标签——有时候这种标签也叫“戏骨”或“黄金绿叶”。岑珈其没为自己的演员职业做过招徕。在拍摄或采访现场遇见他，你会想起一个上班族的日常。

所以新片的由头听来是顺理成章的：导演黄浩然想找一位演员，交代一个普通男孩如何认识五个女孩的故事。于是想到了岑珈其。“不需要一位高大靓仔的吗？”岑珈其问。他一早认定了自己“不靓仔”。

2008年由《烈日当空》开始演员生涯，他往往是扮演一群年轻人中“不靓仔”的那位，甚至负责不少搞笑的戏份。但大家记住了这个“不靓仔”的普通人：《奇幻夜》中玩“天师捉鬼”吓唬同班的叉烧，《非同凡响》中band 3叛逆少年，《金都》中的摄影师助手强仔……《缘路山旌》是第一部他以“不靓仔”的普通人身份做唯一男主角，且有完整心路发展的电影。男主角阿厚不知为何认识的女生总是住在相对偏僻的位置，谈情的过程中，就要开车到处去。

有一些巧合，岑珈其之前参与流动影像拍摄了麦曦茵导演的《不日常路线》，也是做一位司机。《不日常路线》用讲故事的方式，一边开车一边带大家游走深水埗区，是一次与社区紧扣的影像拍摄。车程以大南街为起点及终点站，路经基隆街、南昌街休憩公园、海坛街及通州街临时街市（玉石市场）。《缘路山旌》则是一套虚构的电影，相对于《不日常路线》在车内完成叙事，《缘路山旌》的驾驶多是串起各区的引线，在地风光才是戏肉。故事很贴地，但又很“虚构”，特地以故事主线带领观众进入不少远离市区的地点，像是一种另类的导赏。





《缘路山旻》电影剧照。图：高先电影提供

对十八岁即已考牌的岑珈其，驾驶难不倒他。他小时候看爸爸驾驶便已喜欢上开车，但不是经常开，“因为家中没有车”。而对扮演过许多普通人的岑珈其来说，《缘路山旻》的阿厚也难不倒他。唯一他觉得好笑的，“导演竟然找我演一个不喜欢说话的角色。”他试着让自己变成一个少讲话，多观察的人。他相信导演的意见，尊重电影是导演的作品，以此为准则调节自己的表演。

他看待表演便是这样直接，对待自己的演员身份也是如此。几年前在杂志JET访问中，他坦承自己从不同兼职再回到演员这条职业路很幸运。“在那个过程中，发现自己最喜欢的还是演戏，所以不想放弃这机会。”

约六七年前有一段时间，岑珈其没有表演工作，为了生活，他就跟了哥哥做地产。这一段时间他做过不同岗位的工作，也签过单，也受过客人的气，还做过司机。一个多月以后，他接到试镜的机会，明白自己始终还是喜欢表演，便辞职又再全力做演员。不知是否与这段经历有关，在日后他于不同电影及剧集中都扮演过地产经纪。Viu TV的《地产仔》更令他收获了很多观众。

做演员是他的梦想，能以此维生他就满足且开心。这个梦想从十六岁即已存在他的脑海里，即便之后做过许多兼职，也打消不了这个念头。他不是在学校学习表演的“学院派”，岑珈其大部分学习表演的机会都在片场，他形容自己是“红裤子”出身，从什么都不懂，在片场被骂，到明白怎样工作，是一个不断积累的过程。

如今稳定的工作量已经让他满足，“我也不知道能否称自己是乐观。”但他又好像并不是一个很乐观的人，他总是在担心。

岑珈其一边做着自己喜欢的表演工作，一边也担心无法再继续当演员，身边人察觉到他的忧患意识：“有的人会真的觉得拍戏没有收益，也许放弃不再做香港电影，电视台也可能不再搞本地剧集，买其他地方的剧来播就算了。这样演员就没有工作可以做，最后可能只剩网片，自己拍摄，自己做完放到网上给大家看。”



岑珈其。摄：林振东/端传媒

工业北移和疫情双重打击下，香港的本地电影工业出产并不乐观。岑珈其产量稳定，每年都有五六部电影或电视剧推出，试过自己做导演，也试过疫情期间完全零工作，“我最大的期望是希望能继续做下去，因为现在我们面对着『适者生存』、不停被淘汰的一个时代，所以真的会担心有一天别人告诉你，你不能再做下去了，这是我最担心的。其余的事情我都没有太大的忧虑，现在能继续做就先继续做。”

没人找他拍戏时，他就自己做导演拍短片，“导演和演员的岗位很不同，导演是讲故事的人；而其实每个人都可以做导演的，每个人都必然有自己想讲的事，只是差在你觉得如何去讲述才是最好，或者你想不想讲出来。所以我觉得两个岗位我都会做的，导演就是创作，讲一些自己想讲的事给别人听，演员则比较多表演成分，以及协助导演说故事的人。”

对于剧本，他也相信事在人为，相信演员能够做好每一个角色，有机会一定会挑战自己，“我深信总会有办法能做好自己的角色，而不能够（反过来）赖剧本写得不好，说因为这样而令我无法将角色发挥得好，这种看法我并不认同。”岑珈其将演员的责任背在了自己身上。这听来像是自信，想多一层却是将自己视作工业的一分子，有演艺追求，更多的是团队精神。

有好的剧本人人都开心。在这个世代，岑珈其这一辈的演员越来越少演出机会，他加倍珍惜每一次邀请，“假如没有好剧本的时候，难道代表你不需要做任何事吗？”当岑珈其说他什么剧本都会接，去把每一个接



到的角色呈现得更好，他是坦诚的。

网路上对新生代艺人的批评，他也知道。有人讲现在的电影和演员不再精彩，他不介意，“这样的话就是自己做得不好，只能接受批评，然后再去做好。”岑珈其不会刻意去讨论区看别人对自己的批评，即使看到了，他也打算正面面对，“我觉得这是一个自己提醒自己（的机会），（我会知道）原来有人不喜欢这一种或那一种方式，我便再做好一点，我觉得这是好的。”



岑珈其。摄：林振东/端传媒

观众对他熟悉，也因为他参与了数个Viu TV制作的综艺节目，同时也是网台试当真常驻卡司。加盟试当真，全因游学修邀请。岑珈其想尝试拍网片，但没有真的想要全身投入试当真，如同综艺主持一样，他觉得有趣，也愿意尝试新的拍摄方式。

试当真其中最脍炙人口的一集〈早晨，搭膊头咁大件事唔准唔叫，多谢！〉戏仿了塔伦天奴处女作《落水狗》，一镜到底，演员围坐一圈，摄影机一镜不停围绕演员拍摄。同场演员们练习之后，找到节奏感，便立刻“试当真”地去拍下了这一条片，一共拍了两条。参演的其他演员均以闹剧或趣剧的表演方式交戏，岑珈其偏偏做不苟言笑的那位，表现恰恰又是一堆自嘲抽水对白中最惹笑的。这种强烈反差与他的节奏感令网友拍手称快。他却说自己并不擅长喜剧，“大家太抬举我了”。

“我希望大家尽量不要标签我是一个喜剧演员，”不是嫌喜剧演员不好，而是这标签令他害怕，“我觉得『喜剧演员』是一个很专业的位置，如果真的要探讨喜剧的话，其实需要演员的戏剧根底很深才可以做到，所以我觉得自己并不是如此的专业。”他不够胆叫自己喜剧演员，说自己“只是一个演员”。

面对任何夸奖他都立刻会提起他人对自己的帮助，“在场其他演员叫我试了其他效果，结果他们哈哈大笑。所以我便做了。我并不是（在片场）便能很果断地分析到自己那些举动可以达到搞笑的效果，我需要大家一起创作的时候，别人给予我意见，我才会知道哪一种表现是搞笑的。”



《缘路山旌晃》电影剧照。图：高先电影提供

虽然谦称没有喜剧演员的根底，岑珈其出现在镜头前，在每一场戏里，总有些不一样，他的眼神或台词会调和过于严肃及正经的气氛，令整场戏轻松，有生活气息。曾经共演过的凌文龙评价岑的演技很自然很活，不会有表演的感觉。

这种表演让岑珈其的演员身份和角色变成一体，本地观众或许会好奇在生活中他是怎样的人。经过公共形象的塑造，本地艺人总是向公众交出一种很清晰的想像。但如果走入岑珈其的社交平台，他并不是那种将

生活360度展开的人，或者该这样说，岑珈其的帐号没有展示那种数字时代的“社交生活”。平台上的绝大多数照片他都在工作，或者拍照片本身也是工作的一部分。偶尔有家人，与太太未结婚前的约会相片，也都不是刻意要展示私人生活，简单纪录，点到为止。岑珈其没有一个网络人格。

直到2020年8月他宣布求婚成功，他才开始多放出一些家庭生活，从这以后，岑珈其仿佛多开放了一些些职业背后的，不做演员时的岑珈其本体。

“很坦白说，我是因为身处现在这个世代，所以才使用社交平台。”岑珈其喜欢直接面对面的沟通与玩乐，过去他甚至不用这些平台，“我想知道你的近况，我就会打电话，约出来吃饭，而不是翻看 Facebook 或者 Instagram 去了解对方的生活。我觉得这样好疏离。”

只是现在社交平台已成为这个世代不可或缺的事物，公众人物不能幸免，甚至是工作必须，这大概也解释了他的日常贴文与照片，那只是生活中他的小小碎片，要想知道他的生活，你就要面对面来听他怎么讲。

想到朋友，他就会约对方外出，即便是打电动游戏，他也喜欢一班人一起连线，“我也可以一个人在家看戏，看书，但待太久就会想要找人聊天。”他说他随时都会找人聊天，只要见到对方就会开讲。一起合作的演员也是朋友，多次在访问花絮中笑他很多话讲，是那种朋友之间亲切的“取笑”。

疫情期间没有工作时，他有和朋友去做兼职，闲来也看剧，考了电单车牌，跟着去学攀石和潜水，“可以增值自己”。找到东西可以学，他很开心。

“这是世界上有太多事可以学，又难得太太也有兴趣，能一起去玩，”除了电单车之外，有很多东西两人一起学，一起做，“做运动，踩单车，跑步，还有保龄球……”这应该就是他们的相处方式，只要一人有兴趣，提出来，两个人就一起学，一起玩。原本计划在三十岁结婚，碰巧太太怀孕，他觉得这是一个上天的礼物。如今以丈夫和父亲的身份工作，岑珈其在想法上更踏实了。





岑珈其。摄：林振东/端传媒